

資治通鑑補正

寶笈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四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書

後學吳郡嚴

後學吳郡嚴

晉紀二十四

起太元元年
盡太元七年

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丙太元元年秦苻堅建元十一年是歲代亡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

臨朝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浙江東五郡謂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也徐州刺史桓冲為車騎將

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事豫江之六郡謂豫州之歷陽淮南壽陽安豐廣城及江州之尋陽也自京口徙鎮姑孰謝安欲以王蘊為方伯故先

解冲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是月秦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秦王堅命

作逆養之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承高廟夢龜謂之曰我之出也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

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

言何其驗也住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

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秦兵寇南鄉拔之山壁三萬戶降秦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亞漢河以

唐人率壁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縣也哀公四年楚人熊渠及霍以圖蠻氏執蠻子赤梁則漢河南之梁縣則

引南之霍陽山也漢帝用巴渝蠻以定三秦則拔補蠻縣也後漢祭遵攻新城蠻和華蠻破霍陽聚則春秋蠻氏

之蠻氏也其後又有巫蠻南蠻江夏蠻襄陽以西中廬宜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大赦涼州自張天錫嗣

位之後災異屢見姑藏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西平地震五十日又

火然于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淫不已好遊宴園池校書祭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

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說之則受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汙之吏

逢風則惡邪佞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其辭辭拒諫如此初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

梁崇皆有功事紀一兩一卷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其子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

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皆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與觀切諫不聽秦王堅聞之下詔曰張天

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荀長左將軍毛威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

河水過散煌酒泉張掖郡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

段鎰謂周虓曰以此眾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考異曰虓傳曰呂光征西域堅出錢之戎士二十萬

之有也按建元十八年二月虓謀反徒蜀方十九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知在伐涼州時今從十六國春秋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

州之眾為荀長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從不秦兵必至將若之

何禁中錄事席仍曰仍音勑以愛子為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眾皆怒曰吾世事晉

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惡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

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

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

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嚴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

錫不聽使龍驤將軍建帥眾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

烈將軍梁濟于河會城降之五代志云秦縣有清石津水經注湟河至允吾與大河會意者甲申荀長濟自石城津

關關曰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渡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水經注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

在金城西北金城西北與梁熙等會攻渡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水經注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

武城西武城西載記楊非在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帥眾三萬軍於洪池天錫自將餘眾五萬軍於金昌城金昌城在

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書察人事後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

太守辛章曰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置廣武郡宋白曰蘭州廣武縣本漢枝陽縣地張駿分晉興置廣武郡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為國家用尚養使姚長帥甲士

三千為前驅唐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長及常據戰於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

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罷任極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

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仇癸已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克哲帥眾拒之秦兵與克哲戰於赤

岸大破之水經注河水自左南而東涇赤岸北亦謂之河夾岸秦州記曰抱罕有河夾岸停斬三萬八千級克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十

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轡降于軍門苟長釋縛焚輿送於長安惠帝永甯元年張軌為涼州刺史遂有涼

十六年而亡涼州郡縣悉降于秦張駿初立時涼州謠曰劉新婦簾米石新婦炊殺羝蕩滌簾張兒張兒食之口正

披解者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

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都尚書秦置北都尚書以掌北藩備者北都尚書十六國春秋作北都尚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

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與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正附

十六國春秋蘇膺下有為字謂以蘇膺為敦煌太守也今以上下文義觀之還是以蘇膺及張烈同為尚書郎故仍依通鑑原文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

昌太守高昌漢車師之高昌壁也張氏始置郡後為高昌國唐以其地置西州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

為別駕宋皓為主簿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為折衝將軍討平之桓冲聞秦攻涼州遣兖州刺史朱序江州刺

史桓石秀與與州督護桓羅游軍沅漢為涼州聲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眾回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泛舟淮泗欲

撓秦以救涼聞涼州敗沒皆罷兵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見一百一卷隆和元年至是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

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景泰故為保淮計也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

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御史中丞李柔前將軍朱

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師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為鄉導洛蒼之弟也苗長
 之伐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
 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秦王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苟長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
 過責功命暉等回赴北軍擊索虜以自贖服咸以為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堅曰暉等憂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
 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 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代王什翼捷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鮮卑有
 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為強盛後因曰白部令狐德策曰魏時之 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
 辰之族什翼捷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 水一百二十里至可朱軍水源又百餘里至石子嶺 庫仁大敗什翼捷
 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為牧什翼捷復渡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
 翼捷還雲中初什翼捷分國之半以授弟孤 事見九十六卷 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卒寔子珪尚幼
 慕容妃之子閼婁鳩紇根千刀真窟咄皆長 什翼捷娶燕女為妃見九 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 水經河水
 積陵縣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酈道元註曰昔漢桓帝西幸
 榆中東行代地名陽人賈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日子封送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理之其子尋來
 父喪發家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 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捷之庶長子寔
 于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津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 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捷之庶長子寔
 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繞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
 翼捷什翼捷性寬厚智勇仁恕死非其命國人思之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部
 眾逃潰國中太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于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
 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
 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鉄弗衛辰狡猾多變 劉衛辰本匈奴鉄弗種 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今此兩人
 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

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眾初

拓拔珪母賀氏因遷徙游於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歎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

日生珪子參合陂其夜復有光明體倍重于常兒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額大

耳眾咸異之及是賀氏以珪歸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拓拔鬱律生二子長曰少莫雄次曰什翼捷少莫雄為南

改為長元悅等皆依庫仁秦行唐公洛以什翼捷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

祖父之資善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偏隅鄭康成曰叛換猶跋扈也韓壽曰叛換武疆也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獒貊西引烏孫

控弦百萬虎視天下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闔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

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司連班功授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軍以鄧羌為

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指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戎雲中南平漢蜀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

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秦以慕容垂為冠軍將軍楷吾屬但當愛身以待

時耳初秦人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氏羌西障西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壹不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征其

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劭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師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其特險不

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

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劉庫仁招撫離散思信其者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典易章嘗謂

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麾幢蓋劉衛辰恥在

庫仁之下殺秦五原太守而叛五原漢郡也魏晉省棄其地于荒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

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秦乾川秦乾縣漢之代郡晉省拓拔魏後置秦乾即唐屬朔州蓋陽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代來城在北河西益秦築以居是歲乞伏司繁卒國仁立

丁太元二年秦苻堅建元十三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新羅丹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杜佑曰新羅本辰韓德魏時為新羅國晉宋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

南五百餘里趙故將作功曹熊逸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逸為將作長史領將作丞大脩舟

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登言慕容垂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人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

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農垂第言也年九歲問太史令黃

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何也泓曰昔高辛氏有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閼

伯主辰實沈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云然農曰星宿者天之象憎惡者人之情人情豈能主使天象數閼二

子之前參辰云何泓不能對坐垂奇之 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閏三月壬午地震 夏五

月丁丑地震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

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豁時雖不及弟冲而其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冬十月辛丑以桓冲都督江

荆梁益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冲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徐州刺

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元為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嗣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冠

其在江州莅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板檐嗣以茅代之桓冲以秦人強盛欲移阻江南北江南即上明也乃上疏曰自中興以

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虎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

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屋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

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去不遠乘其疲墮撲剪為易於是自江陵

徙鎮上明晉志上明在漢武陵郡屬陵縣界水經注上明城在枝江縣其地夷嶺北麓大江江沱枝分東使冠軍將

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

冲在荊州聞南陽劉驎之名請為長史驎之不屈冲乃親到其家驎之手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

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之自執壺供賓冲數人代之
父辭曰若使從人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暮乃還長沙鄧榮少以高潔著名與麟之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
冲備禮盡恭辟為別駕榮感其意乃起應命麟之謂之曰卿道廣學深眾所推仰忽然改節誠失所望榮笑曰足下
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市亦可隱在我不在物麟之無以難麟之字遺民雖冠冕之族信義
著於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莫送無不躬造去麟之家百餘里有孤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
耳麟之聞其言即為之殯葬好游山澤志存隱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澗水之南有二石困焉一困閉一
困開水深廣不得度欲還迷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既而更詣尋訪終不知處也 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
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
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履以皮為之元慕驍勇
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壬寅護軍將軍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卒年七十三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
興之初即東府為宮 東府在建康臺城之東 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 蘭臺御史臺也都坐御史臺官會坐
之地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公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耶
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保國家寧家續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耶安不能奪其
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超字嘉賓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論談義理
精微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賔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性好人棲逸有能辭榮拂衣
者必為之起室宇作器服畜僕賔費白金而不吝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風流勝貴莫不宗敬而遁殊重超以

為一時之偶。初趙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諸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暮，必以傷。愔為弊我死之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懷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及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賊太元三年

秦苻堅建元十四年

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

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尚書

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長、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眾為前鋒，征虜將軍始

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

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關。

京兆尹慕容暉、武將軍姚萇、師眾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石將

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師眾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

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

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子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

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強，而不敢進，不欲急攻襄陽。苟長十倍於敵，模

根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伺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

慕容坐拔南陽執太守鄭喬與丕會襄陽。秋七月，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謝安欲使王獻之題大極殿榜，而難言

之，試謂曰：「魏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檣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且

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果爾，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義之之

子也。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

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曰：「古人之辭，寡嘗夜臥，齋中有偷兒入

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氍毹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數

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謝安嘗問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

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外人那得知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察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僣耳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肩意又嘗游會稽云從陰山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接應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微之亦卓犖不羈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微之更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室室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壁皓然獨自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遠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微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秦兗州刺史彭越請攻沛郡太守戴遂於彭

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暴劫之勢

征南謂符不也時督諸軍攻襄陽暴劫者以暴勢喻兵勢也圖暴者攻其右而敵手應之則擊其左取之謂之劫

東西

並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在秦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

淮陰盱眙

淮陰盱眙前漢並屬臨淮郡後漢晉以淮陰屬廣陵

超越之弟保先之從弟也

海西公太和二年八月彭越攻彭城詔右將軍毛穆

之師取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

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于西城挹即之孫也

杜佑曰金州西城縣南九里吉挹于岐山築壘

今其山

九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祕書監朱彤為正

正酒也人之極醉為限祕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

酒泉天垂酒池

天文志曰軒轅右角南二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此曰天垂酒池既曰垂矣池當作旗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樂傾夏國由此言之前

危後則又曰獲黍西秦採桑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禮臣侍君宴不

過三

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獻血汗馬朱鬣五色鳳膺麟身秦王堅曰吾常慕

漢文帝之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巴西人趙寶起兵涼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

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

就第重洛之兄也

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

廷尉秦王堅曰不等賞嚴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近其持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不等賜不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殺勿復特面見吾也周虓在秦密與桓沖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為追

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曰猛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以成其名耳赦而不問是歲天鼓鳴

紀太元四年秦苻堅建元三年春正月辛酉大赦秦長樂公不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

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

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取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呂氏春秋

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所用重所要輕也搜神記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於而治之其後蛇含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隨珠焉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

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

親屈輿路遠幸溫澤乎下澤地曰退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

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眾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連破秦兵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

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內應長樂公不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

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譚國丁穆堅欲宮之穆固辭不受

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遣其子望禮而用之先是秦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

聖人輔中國得之者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方欲致之以輔朕並遣使求之至是破襄陽乃獲

道安又聞者鑿齒以賸疾廢居里巷乃與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乃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

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譏鑿齒之跋也鑿齒先為桓溫別駕使於京師時簡文帝輔政見而重之又還溫問相

王如何答曰生平所未見遂大忤溫旨出為潯陽太守鑿齒知溫覬覦非望乃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

於晉愍帝手三國時以蜀為正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溫益惡之遂以足疾廢棄焉道安者常山人也師事佛

圖澄及石氏之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游襄陽鳩摩羅什在西域聞安風範謂是東方聖人初安生而

左臂有一皮圍腕可得上下而不可出手人謂之印手菩薩鳩摩羅什天竺人也據晉書載記鳩摩羅其姓也什其名世為國相父炎

聰慧有美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龜茲王聞其名迎為國師王妹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

因逼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慧鮮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及長博覽五明諸論及陰

陽星算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

者皆共師焉龜茲王今唐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什踐而登焉 桓沖以襄陽

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 秦以前將軍張蚝為并州刺史 兗州刺史謝

元率眾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逵而不可得音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為秦

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

輜重於留城留縣城也自漢謝元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逵帥彭

城之眾隨謙奔元超遂據彭城考異曰謝元傳云何謙進解彭城圍又云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帝紀及諸傳皆不

至七月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衰守之南攻盱眙盱眙難克淮陰留郢保戍之三月壬戌詔以

王顯為揚州戍下邳是二城俱陷也 留兗州治中徐衰守之南攻盱眙盱眙難克淮陰留郢保戍之三月壬戌詔以

彊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最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大疫 癸未使右將軍毛穆之帥眾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巴中即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秦將張縉等所敗

亡七十餘人穆之退屯巴東蜀人李烏聚眾二萬圍成都以應穆之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

韋鍾拔魏興吉提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數日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

遠潔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周璇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提字祖冲挹秦軍史頴得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

州刺史 秦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執高密內史毛璩高密之僑國

資治通鑑補正

卷三

考武太元四年五年

也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晉僑置幽冀青并四州子江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

謝石帥舟屯涂中涂音除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眾四萬屯堂邑秦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

驚潰兗州刺史謝元自廣陵帥眾三萬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帥騎逆戰元與戰於塘西斬之秦兵

大敗丙子元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大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元進次石梁帥眾五萬攻盱眙難超出戰復

敗退屯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超合戰卻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帥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

君川難超復大敗元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李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

運糧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

尉超自殺難超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鎮湖陸續漢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前漢志曰王莽改曰湖陸今按湖陸縣漢

屬山陽郡晉分屬高平國魏收地形志高平縣有湖陵城當在唐兗州田城縣界王顯為揚州刺史戊子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

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

頃之遷丹陽尹蘊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本年尤甚

及在會稽略少醒日嘗云酒政使人人自遠十二月己酉朔日有之是歲秦大飢

庚太元五年秦苻堅建元十四年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鎮劔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漢高帝元年改咸陽曰新城武

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晉省帝勅置石安縣苻秦復曰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

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離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爭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將士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於是而有損於名

惟陛下下圖之堅乃止秦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行唐戰國時趙邑秦以為縣魏晉因之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犁耳

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人為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舉成沈孤於漢水耳為宜束手就縛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耶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為福桓文是也主上雖不為晉暴然躬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通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奈何束手就微蹈不測之禍乎洛懷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為幽州刺史元莧太守官員為左長史遣東太守趙讚為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縕為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休牧官都尉魏敷等為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成薊諸國皆曰吾為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為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縕王琳皇甫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補讚曰今諸國不從事非本國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若當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情已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西土天下可指揮而定也洛從之夏四月洛帥眾七萬發和龍秦王堅詔羣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為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眾迫於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自東海王幽州徧狹不足以容萬眾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居焉上公爵歸本國堅恐遣左將軍武都賞衡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郡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都姓貴名以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北海公重走薊城之眾與洛會屯中山有眾十萬五月賞衡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萬遼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掖諸置西海郡於居延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為逆行險微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從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寅震宮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

人 甲子大赦 丁卯以會稽王道子為司徒固讓不拜 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為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

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九峻山在漢為祁雲陽縣界唐在禮泉縣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

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峻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各

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垣氏姓也後隨宋武南歸遂為累世將家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甲

紹為別駕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讓為益州刺

史鎮劍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

州各配底戶三千興騰並符氏婚姻底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洛南交東豫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豐陽漢上洛縣地也宋白曰豐陽漢商縣地晉泰始三年分置豐陽縣在豐陽川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

底戶三千二百堅送至至灊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接琴而歌曰項安世家說伏義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

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宕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也

大弦居也寬和而溫小弦臣也清厲而不亂文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杜佑曰世本云琴神農所造琴縣云伏羲作琴

所以修明性反其天真白虎通云琴禁也其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文王武王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

是仇緩爾雅則伯勞郭璞曰伯勞似鷦鷯而大飛不能翔翾翾然脂太豐感則不能高飛輒就人求壓去其脂則不能飛也伯勞舊父

曰壓得脂壓得脂人因兩名之其脂可食味甚美壓之亦不死脂感則又就人求壓人亦不殺以其肉不可食耳

壓阿想通用。鷦音轄鷦音戛改正舊父通鑑原文作舅父然改之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皆是舊父故改之尾

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盡雖堅突而不納及至末年愈寵鮮卑情於政治整又授琴而歌

曰昔聞三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是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束布甚重陰外雖饒

棘刺內寔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然終不從其言 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

州反 秦王堅以左禁將軍楊壁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為甯州刺史 十一月乙酉

葬定皇后於隆平陵 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鎮襄陽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鎮許昌 是歲秦

王堅遣高密內史毛瑯之等二百餘人來歸毛瑯之被擒見上四年

辛太元六年秦苻堅建元十七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精舍蓋以專精講習所業為義今儒釋並業之地通曰精舍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

丞王雅表諫不從雅肅之曹孫也 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入貢於秦是時四方賓

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獯貊北夷為匡脚南蠻為腫蹄秦

王堅遂恃其富強欲示遠人以侈懸珠簾於太極殿前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

之又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綬以縹之綬音足然綬也尚書金部郎中裴元略引才茨瑱室之事以為諫堅乃悉命去之

以元略為諫議大夫 夏四月長安有水影遂觀若木視地則見人歷二年乃止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秋七

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 秦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秦王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于月乃雨先

是有僧沙公者自建元十一年至長安靜虛服氣不食五穀自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有秘呪能下神龍

天旱堅輒命吹龍請雨龍便下鉢中其雨沛然堅又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自是無復旱災至

十六年十二月忽無疾而死既殯五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其尸惟衣履在焉至是堅謂秘書監朱彤曰

沙公若在豈使朕焦心於雲漢哉 冬十月故武陵王晞卒於新安追封新甯郡王命其子遵為嗣 十一月己亥

以前會稽內史郗愔為司空愔固辭不起 會稽人檀元之反自號安東將軍鎮軍將軍謝謁之討平之 秦荊州